

小暑听蝉

□米丽宏

小暑炎热，蝉声浏亮。

这时，蟋蟀在土里刚刚长出翅羽，蝉已爬上高高的树丫，开始唱歌。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，它们将炎夏的信号传递给世界。蝉唱声声中，节令入了小暑，又向大暑迈进。

我每年的暑假，都是在蝉声里度过的——住所后，横着一弯水渠，渠边有一溜柳树。那里是蝉的世界。每到小暑，柳叶子浮了一层灰白，不知是出于阳光的暴躁还是蝉声的漂洗。我更倾向于后者。因为，那一笼树冠里，可不只奏着三两支蝉弦；蝉鸣一团一团往外涌，如三伏暴雨。

也是，高柳鸣蝉多。以我耳测，每根枝条上，至少伏着一只蝉。它们各自占“山”为王，抱着枝条，鼓腹而鸣，一起发声时，形成雄壮的交响。

这交响乐，持久而执拗。一大早，先是一两只，试声儿似的，怯怯冒一两下；紧接着，众蝉应和上来。一时间，蝉声如雨，打开了一天的时光。此时的太阳还不太燥，微风、凉露的清晨，蝉的浏亮之声也带一份儿清凉，悠悠逸在巷子里。

我在家里收拾些碎家务，或窝在沙发里读几页书，或闭眼听几段老戏……这时候，蝉声是我的背景音乐。这让我生起一个错觉，好像我也是这夏日舞台上的歌者。有时候，一蝉领头，众蝉呼应，好像舞台上的领唱和众唱；忽然，领唱和众唱一齐停下，气氛死寂，令人愕然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疑惑还未消除，刹那又轰然而起，它们异口同声开唱，长声花腔，像蘑菇云一样爆开，蔓延。

我想，这中间，肯定有谁在指挥着，一起停，或一起唱。只是，那个指挥者是谁呢？虫界的事儿，跟节令的神奇都说不清。

总有几个中午，拗不住女儿的蛮缠，领她去柳树林寻蝉蜕。一进去，就感觉那一棵柳就成了一个乐厅。蝉声劈面淋下，像一面网，除了光，除了空气，除了林子里幽幽的绿，其他都被过滤得干干净净。

蝉蜕，每天都会挂出来一些，因此我们总不会空手而归。那些蝉蜕，玉色，透明，小巧，隐秘，曾经的

活生生的躯壳，如今是一座沉寂的微型宫殿，纸一般薄厚，里面只有温暾的风声穿过。倏忽温风至，因循小暑来。小暑时节，气温以可以感知的速度一点点在攀升，这些都给蝉以新生的条件。它们抓住这难得的机遇，用歌声来致敬地下黑暗中的坚持。

我们从树干上摘下一只只蝉蜕，用它的趾爪挠挠自己掌心，有一种奇异的痒。

俯在高枝上的蝉，用手抓不着，用棍捅不下。我把幼时奶奶教我的咒语念几遍：“知了知了往下爬，知了知了往下退，今年给你大红袄，明年给你大红被……”至于知了退不退呢，完全看它了。多数时候，它们自吟自乐，不为所动。

傍晚时分，夕阳与彩云在西天缓缓落幕，漫天漫地的淡蓝暮色缓缓升起。小暑从容，晚蝉温柔。蝉声

里溢出几分呼唤般的情愫：“咏咏咏咏——姬”“咏咏咏咏——姬”，它抛出几声前奏，继而拉长“吴——姬——”“吴——姬——”；小试无虞，彻底放开，它深情地呼唤“吴——姬——哟——”“吴——姬——哟——”我想，它如果有手，一定是双手合成喇叭状，放在口边，朝着梦中的方向，不停地呼唤呀，呼唤呀。

此时，大地上投放着浓重的剪影，野鸟启动了夜飞的行程；星月，有条不紊地从天幕背后凸出来。夜风轻拂，晚炊飘香。

蝉，在忧伤而深情地呼唤。

一整天的炙晒之后，地面是温暾的。夜风在渐渐变凉，一绺绺，瓦解了小暑的暑热。蝉声渐渐弱下去，小暑温热，大地安详。

我不是茶客，对茶也没什么研

草本夏茶

□桑飞月

墨绿色椭圆薄荷和着青翠的竹叶，像一幅写意中国画，浮在青瓷大花碗里。再撒少许白砂糖，半浸在水盆里，凉了，就变成了母亲的夏日茶。

那时午后，母亲常常会沏这样一碗茶，等傍晚从田间回来喝。母亲喝茶，会略去把盏啜饮的繁文缛节，端起碗来一饮而尽，酣畅淋漓的模样，诠释着她辛苦之后对生活的满足。有时，我和弟弟在外面疯够了，口渴得厉害，就把母亲的茶取出，皱眉小口饮，清凉中透着甜，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草药味儿，远不如校门口的那些老冰棍味道好；又或者，没有徐老师的胖大海茶更体面，所以不喜欢喝。

徐老师是教我们语文的小学教师。每到夏天，他都会提着一个标有刻度的透明大水杯去教室。杯子里泡着许多我不认识的尤物，黄的，红的，沉沉浮浮，遥观恍若海底世界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黄褐色庞然大物，似水母一样浮在水面，我常常像

看稀有动物一样观赏它。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叫胖大海，胖大海啥滋味，甜的还是苦的？我不知道，总觉得比母亲的那些草叶子茶金贵。

长大后有了工作，不再羡慕老冰棍，且仍觉得胖大海有些骇人。所以只喝可乐或雪碧，跳跃的二氧化碳，恍若浪花一朵朵，比温嘟嘟的茶水让人欢喜。然某日，一位医院里的营养师朋友告诫我，夏日喝雪碧或可乐，也许并不是什么浪漫的事。现在糖尿病普遍年轻化，八成都是日里把饮料当水喝的结果。听罢，我赶紧走进门口，把雪碧瓶子扔进垃圾桶，尊她意见改喝绿茶。

喝茶，据说也有多种讲究的。比如红茶性暖，易冬日喝；夏天适合喝绿茶，可以消暑，败火。此外，我也很喜欢花茶，大概是顺应了女人的天性。

去年夏天，因贪恋吃辣，鼻子上呼呼生出一层水泡来。对着镜子，我想起《白色星球》中海狮们那些气球一样的鼻子。俨然一个丑女了，实在出不得门。把饮水机里的水喝下去一大半，仍浇不下去。后来，一同事给我一些野菊花，要我泡了喝。我打开一看，是那种阳光黄的，盛开在夏末田野上的小野菊，味道甚苦，然丑势严重之时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连泡几杯，海狮鼻已几近消失。后得知那是她乡下母亲采的。

今年夏天，喝凉茶。在冰凉的草药味席卷喉咙的那些时刻，我时常会想起母亲，想起庭院里的薄荷、毛竹，想起徐老师的海底世界，想起小野菊……想起夏日里的么么茶。闲暇时，我查了一些资料，才知道竹叶泡茶可以降低血脂什么的，胖大海可以润肺，当然，野菊花可以败火。那些草本夏日茶，像午后的阳光，渗透生命的每一个角落，平俗，却也金贵。



总第6842期 配图 张海华 投稿邮箱:essay@cnnb.com.cn

有空喝杯闲茶

□杨福成

人生的富有，不在于你有多少金钱和多大权力，而在于你能有一份闲情。有了这份闲情，可以坐下来，或自己，或与亲友，喝一壶闲茶。

闲茶是人生的韵致，心无所乱，事无挂碍，倚着藤椅，一条方桌，桌下趴着一只猫咪。茶无须多好，新生的竹叶、风干的菊花、野生的蒲公英，都可以拿来煮。

不论什么茶，其味道都是由浓及淡，最后只是白水，倒一杯出来品品，仍然别有味道。所以，人生别太强求，知浓知淡，知大浪滔天，知寡然索味，悠悠地过，也算是不错。

朋友置了一个喝茶的地方，墙上空着，他说中间画幅小画，两边让我写副对联或两句话也行。我琢磨琢磨，弄笔写下——读杂书，喝闲茶。

案头杂书多有益，桌上闲茶最可人。书不要读太死，也不要读太功用，喝闲茶时翻翻，借用几句可以为闲聊助兴，就挺好了。

现在，喝茶的人也倒是不少，但某些茶馆茶舍却变成了谈事交易的地方，隐秘得很，不可告人得很，完全没了无关风月的幽雅，变味了。

我不是茶客，对茶也没什么研

究，但闲下来，总喜欢坐在阳台的花树下，洗好茶具放石桌上，夹几片龙井或采几瓣仙人掌的花泡上，倒出来也不急着喝，慢慢地享受这份闲情。

喝闲茶必须要有闲时闲情。曾有好朋友来我家喝茶，但往往是急匆匆来，急匆匆去，浓茶都没品好，更遑论去品那如白水一般的无色之茶了。

一壶闲茶，便是一颗清心；一壶闲茶，便是洗尽世间尘埃。

莫匆忙，坐下来喝杯闲茶，诗还是那首诗，远方还是那个远方。